

土墙角的一朵蒲公英花



●乔仙花

我在自家店铺做了二十多年的“一提醒”，很荣幸地又兼了一职——乡村网格员。每天启动八卦嘴，五G耳，像只乱飞的麻雀游荡于寻常巷陌。背上背着“网格连你我，平安送万家”的光荣标语，犹如小时候买不起手表在手腕画一个假表，装模作样。

有一段时间，我们配合村主任入户走访贫困户，填一些信息表格。每到一处，像偷吃狗似的寻觅一块烂抹布在窗户的玻璃上胡乱擦几下，或者拿起笤帚做个扫地动作，还让同伴“机敏”地抓住时机，果断拍下“最美网格员”的“美好形象”，然后“道具”一扔，拍拍手上的尘土，看看手机里自己的绝妙表演技能，深感自己有演员天赋而被埋没的痛惜。在手机的工作软件上上传照片，写上“帮贫困户打扫卫生”，挂着满意的笑容扬长而去。

一天上午，我们由镇领导领着去完善贫困户基本信息，先去一户叫占元的村民家。大门虚掩，门口门童般站着一只狗，两只耳朵像两条破袜子耷拉着，见我们要进去，“汪汪汪”通知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喊道：“不敢吃，灰货！”那狗便像个仆人一样听话地立在主人身后。我

们说明来意，这男人尴尬地朝我们笑笑说：“我媳妇正在方便，要不你们先去别人家。”我们便退了回去，大约快到中午，又返回这家，这男人笑盈盈迎我们进门，屋子陈旧逼仄，但整洁有序，窗台上洋绣球花开得热闹。炕上坐着一个女人，说女人，其实从外表能辨清性别的只有她身上的红毛衣。说坐其实也不像坐，倒是靠墙摆着，脖子似乎是没有能力支撑起头颈。大而空洞的双眼深陷在眼窝里，两腮仅有一层薄皮连接着颧骨跟下巴，显出一张大嘴，衣服倒穿得干干净净。看样子是占元才喂过女人吃饭，还没有收拾，一边招呼我们坐，一边给媳妇细心地擦脸擦手。他语言吝啬，不像其他贫困户一样，见了领导夸大其词地哭穷。一问一答得知，他是复原军人，从部队回来一直务农，也是党员，后来妻子病了，就成了专职保姆，伺候妻子，妻子患小脑萎缩，瘫痪十多年了。

临走，领导对占元说：“唉！太可怜了，你抽时间去我办公室取一张救助表，填好了带上户口和身份证复印件再交给我。”他腼腆笑笑说：“我现在也不算太困难，媳妇有低保，贫困户看病免费，花费不大，有

孩子们帮衬着，能过得下去。”这时，我看见他媳妇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大腿上。我抬头认真打量眼前这个人，个头不威猛还略显消瘦，深深的抬头纹下挤着一双笑眼，显出几分和善和真诚，很像一个酣睡的婴儿在梦中发呆那么天真。我顿觉这个人仿佛没有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浸染过，他是生存在自己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再不敢注视眼前这个人，歪头看墙上镜子里的自己，精神萎靡，目光呆滞，整个一个服药后的精神病患者形象。

在这以后，我有好几次看见他，或推着媳妇晒太阳，或抱着媳妇往大门外的轮椅上放。我都以微笑跟他们打招呼，生怕打扰了这份温馨。有鸡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话多，经常听到街头巷尾女人们议论：“占元好耐心，伺候媳妇这么多年，没听得叫骂，有时候出去办点事，回来媳妇拉了一裤子，也不烦不燥地给洗刷了，儿女日子长了都做不到。”“要是我得上这个病，我家那个二杆子早把我送给阎王爷了……”占元听人们议论他，也不搭腔，只是嘿嘿地笑。

年初，新冠疫情严重，我们网格员参

与防控工作。一天天下大雪，路上行人寥寥，我们在防疫棚取暖拉家常，一个人开门探头进来憨憨地笑，一看是占元，我们让他进来，他跺跺脚上的雪泥才走进来了。他说这几天媳妇有女儿伺候，他想着防疫工作添个人手，他说他是党员，应该为公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村主任递给他一个红袖章，他绑在胳膊上，转身出去站在雪地里，查看过路人的行程码、健康码。村主任幽幽地唱起：“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雨雪风霜。”雪中的占元在我的脑海中渐渐高大起来。

天气回暖，春天到了，可恶的“新冠君”还是见缝插针，疫情防控刻不容缓。一天早晨，我迎着灿烂的朝霞开始了走街串巷，潮湿的空气氤氲着春的气息，墙角的野草若隐若现地露出尖尖角，孤傲的蒲公英已勇敢地开出了小黄花。疫情防控棚边，占元戴着红袖章在执勤，红袖章在太阳光辉的照耀下分外耀眼。我不由得拿起手机，拍下了美好瞬间，并删掉了我以前虚伪的“表演”。

压题图片由马占俊提供

如果有人问我，你们朔县元宵节最数啥红火，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当然是看“点老杆”啦。这里的“点”就是“燃放”的意思。我想，不仅是我，1991年以前出生的朔县人大都会这样说。因为在朔县人的心目中，老杆已不单单是一种焰火了，它似乎已纯乎成了元宵节的象征和人们崇拜的偶像。

怀的印象。

老杆这个庞然大物，据说安装的时候十分费劲，朔县花炮厂需调动二三十个工人好几天才能绑成一个。仅以把绑好的老杆栽在“综合商场跟前”这个过程来说就很费劲，那时，花炮厂还是人工立架的，常常一立就得大半天时间。一般说，最早也得下午3点前才能立起来。

老杆在尚未立起之前，还要做一个精心的打扮：先在那“丰”字形的两边从上至下挂上一串鲜红的灯笼，灯笼的脸蛋上书写着“欢度元宵”“五谷丰登”“万事如意”“风调雨顺”“普天同庆”等祝福的话语。再在那“甲”字形的斗子下拉一条红绸缎条幅和老杆最下面的那根横梁拴在一起，上书“向全县人民拜年”七个金色的大字。你还别小看这一打扮，老杆一旦立起来，一下子就由一个毛头小女女变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了。远远望去，火红火红的灯笼和火红火红的条幅在寒风中露出了美丽的笑脸，惹人喜爱；要是遇上略大一点的风，它们便又倏地一下缩回了自己的脸，宛如新娘妇拜天地时留下的羞涩的

不亦乐乎。未成家的小青年就更热色了，有了对象的人自然是和对象谈那似乎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没有对象的人，似乎更自由，看看哪个小伙子长得帅气，瞧瞧哪个姑娘生得顺眼。如此这般地分类说事，实在是讨人厌恶。说心里话，看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是人的本能和天性，“红火不过人看人”的真正含义大概是“红火不过看漂亮女人”吧。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空中的礼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朔城区政府的礼花就在政府的院里燃放，只听“咚咚咚”三声巨响，三个火球迅速升空，仰头一看，形似菊花的礼花开了在天空，红的、紫的、黄的绚丽多彩，随后便传来了“沙啦啦”“沙啦啦”的声响。如是反复，大约半个钟头，百十枚礼花好像开在了人们的头顶上，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礼花尚未看过瘾，耳边忽听人说“龙来啦，龙来啦！”“呼啦”一下周围人们的眼睛便转向了老杆。此时善阳街南面、综合商场对面的电业局的高音喇叭正在向人们说：“老杆马上就要点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五)

老杆

●陈永胜

面容，招人疼爱；一旦遇上风雪交加的坏天气，老杆一改少女般的柔顺，铁将军一样地矗立在那里，眼睛也不闪一下地傲视着苍穹，令人敬畏。

你看，老杆还未点燃，就已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因此，元宵节三天(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的下午，但凡上街看红火的男女老少，无不先在老杆的下面目睹一番，看看今年老杆的“货”多不多，猜猜今年老杆的火口在哪个方向，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甜醉了心田。说老杆是朔县人的“大众情人”，似乎并不为过。

三

1995年以前的朔县老杆，点的时间一般固定在夜晚的十点半至十一点之间。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给市民留下充足的观赏其他文艺表演和观赏其他焰火的时间。反正，“点老杆”是元宵之夜的压轴戏。

大约从晚上十点多开始，看红火的人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向着“综合商场跟前”的老杆进发了，很快十字街附近的东南西北四条街上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水泄不通。这时，人们的心情出奇般地一致——等待着看点老杆。此时的人们很清楚离点老杆的时间还早着呢，于是就“瞎吃甯”，就“红火不过人看人”了。

其实也不全是“瞎吃甯”，成家立业后的人是在寻找熟人期待攀谈叙旧。朔县的城究竟不大，熟人说碰就碰上啦，碰上就好，天南海北地拉呱，

啦，大家往后退，今天的火口在东南面，当紧不敢挤到那面……”这位义务解说员说着一口流利而又标准的朔县话，声声入耳。“老杆点着啦！可不敢再向前啦。”高音喇叭又一次提醒着人们。“哗啦”一声，人们潮水一样地往后退。

老杆从下数的第一层离地面大约有两米五六高，踩高跷的人正好能顺手点着。火药捻子点着后，“哧啦——哧啦”地向上疯跑，此时的人们屏声静气地跟着捻子往上看。只听“刷拉”一声，第一层下面的火药瀑布闪着刺眼的银白色的光芒飞流而下，小孩子们随之欢呼成了一片。“咚——咚，当——当”，大麻炮(二踢脚)在“啪啦啪啦”的鞭炮声中怒吼着飞向了太空，老杆的第一层点着了。“噼里——噼里”的起火万箭齐发般地冲峰在四面八方，五颜六色的三打金弹把天空映得五彩缤纷起来。

不算头上的斗子，老杆一共12层，自下而上从中间用五六根铁头粗的火药捻子串联起来，以此来确保老杆燃放时的万无一失。说话之间老杆的第二层上的“火器”冒着滚滚的浓烟腾空而起，接着便又像第一层那样，既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撼人心魄的“火器”的交响，又是一场色彩万变的礼花竟放。就这样，老杆快慢有序地紧紧地抓着人们的眼球一个劲儿地往上走，直到把人们的眼球看直了、脖子看酸了也不罢休。大约20分钟后，老杆头上的斗子轰地一声引着了，伴随着浓烟，各种“火器”你争我抢地冲向太空。顷刻间，老杆的上空亮如白昼，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芒交织

在一起，这时的老杆达到了高潮，人们的心儿也飞向了高潮。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地面礼花普及到了朔州，人们便在挨着老杆不远的地方搭一个三四米见方的三米多高的钢管台子，上面摆满一墩一墩高低不一的地面礼花，然后用火药捻子串联在一起，作为点老杆前的序曲来燃放。

虽然说地面礼花和真正的大礼花不是一个档次，其实区别仅仅在于，地面礼花打起来的高度没有大礼花高、图案没有大礼花的逼真、音响没有大礼花的深沉浑厚而已。若论多彩绚丽，大礼花是比不上地面礼花的。因此，地面礼花同样深受人们的青睐。看点老杆前，先欣赏一下这地面礼花，实在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事。

四

高潮尚未过去，东关的“龙”、西街的“狮子”、高跷、秧歌等文艺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冲到了老杆的底下，在“沙拉——沙拉”的“火器”残骸的燃烧中，又一次尽情地舞着、跳着、唱着、叫着。他们知道，今晚是正月十六，元宵节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儿，就得再等上整整的一年。因此时不我待，那就尽情地舞吧。不少市民也是这个心理，眼睛巴巴地望着老杆，久久不愿离去。

老杆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有震撼心灵的声响和夺人眼目的姿色，而且还有沁人心脾的火药味道。在长达二十分钟的老杆燃放中，浓烈的火药味儿多少有点呛人。然而，待到老杆点完后，淡淡的硫磺味儿弥漫在了小城的上空。即使到了第二天的黎明，火药的幽香依然挥之不去，仿佛是风儿把它挽留住了一样。去年开始，为了环保，花炮的火药中开始剔除硫磺，好则好矣，但失了花炮的固有的香味，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大约是1995年以后，朔县的老杆就有些衰落，主要的表现是老杆不再是非夜晚11点不点了，有些时候10点一出头就点着啦，原因据说是怕引来交通事故。大约是2005年或是2006年的元宵节，老杆就见不到了，原因说是怕污染了环境——取缔啦。这倒也好，朔县的老杆从此消失在了朔州的土地上。然而，朔县人并不买这个账，而且是，年愈久，对老杆的怀念就愈加深刻。

啊，老杆！你在哪里？我问天，我问我地，它们似乎都不愿意回答我的提问。

然而，我依然想说，朔县这个小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就不是很多。但由于阴阳错乱的原因，如今更是所剩不多了，就连崇福寺弥陀殿前的那棵枣树也早已被人铲除了。哎呀，你这个小小的老杆，就更不足以挂齿了。

然而，就是这么个小小的老杆，外地的人们偏偏要做什么“申遗”的举动，朔州人却在10年前就让它“自寻灭亡”了。转而又想，“禁燃禁放”既然是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举措，那么，让老杆寿终正寝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事了。

啊，老杆！你就安安安心心地原汁原味地留在人们的心里吧。

读史感赋

●张国华

沁园春·风雷激荡

石破天惊，鼓角锤镰，赤帜拂扬。见农奴工友，戈矛斧钺，东征北伐，炮火刀枪。黄鹤楼头，滕王阁上，讨孽兵锋扫狷狼。风波乍，竞合流于汉，沆漑猖狂。

红旗漫卷南昌。九月戟三湾向井冈。望冈山赣水，燎原星火，湘田鄂土，跨野腾骧。红色苏区，激荡风雷震八荒。长征路，破围追堵截，曲折康庄。

念奴娇·血火淬砺

卢沟炮火，激全民抗战，危亡尤切。八路军歌飞岭壑，首战平型轰烈。驰骋江淮，纵横晋冀，敌后凌霜雪。八年血火，直教寇寇浪灭。劫后渴望和平，渝州谈判，协定空空礼。陕北延安经淬砺，东北两厢奇崛。辽沈平津，渡江淮海，席卷湘和粤。天安门上，巨人寰宇声彻。

诉衷情·桑榆吟

●季成

寻医问药为强身，幸运遇仁神。而今四季平顺，捉笔撰文。心有道，迹留痕，梦飞吟。鼓黄侉扁，济世悬壶，嘏傲红尘。

贺新郎·凤凰涅槃

华夏尧天日。凤栖梧，五星璀璨，共和开国。收拾金瓯兴百废，消褪饥荒菜色。民福祉，千秋硬核。抗美援朝彰正义，护剿匪镇反安阡陌。土改策，履贫实。

百花齐放春潮急。绘宏图，石油机械，稻粱丝帛。三面红旗声威壮，雾漫庐山岑寂。须保得，江山丹赤。两弹一星皇皇阵，慑狐鼠鼠鼠昏然泣。金十月，铁鸣镝。

水龙吟·鹏翼翔宇

百年华诞良辰，改开册载鹏腾翼。清源正本，平冤纠错，给民衣食。联产承包，真情活力，小岗鸣笛。庆紫荆馥郁，白莲圣洁，山河壮，晶莹壁。豪迈崭新时代，遏中流，狂澜穷息。拍蝇打虎，猎狐除虫，铁弓银戟。航母巡洋，嫦娥揽月，祝融融赫。愿潮平岸阔，复兴华夏，创千秋绩。

游悬空寺追忆

●赵永健

独尊五岳定北恒，古刹巍峨天下雄。假借暗托藏玄妙，风雨如磐有神工。雷音无踪蓬菜渺，朝圣不觉已凌空。儒释道祖一殿尊，始信人间存大同。

深秋闲咏

●冯耀

大飞机

鲲鹏大翼九万里，雄鹰展翅重霄飞。壮志凌云吐豪气，中华腾飞日月随。

重阳节快乐

高山流水随处忙，今日重阳天更阳。乾坤磅礴好风光，中华浩气荡回肠。

寒露

大风起兮流云忙，寒风卷地百草黄。铁树山安向天歌，天意叫我加衣裳。

小区静默

疫情锁人宅家静，天气晴好盼春归。窗户打开放日入，灼背晒腿心亦飞。

诗二首

●马阿春

立冬

抱絮双肩
是思挂于大地上
最后一丝余热
但这天 最终来了

隐在枫叶里的霜
开始泛亮
蓄谋已久的雪
将我紧紧包裹

一壶老酒
早温热多时
只是和我对饮的人
还走在归来的路上

就这样等待再等待
最初 等待来的
是枝头跃上
那股傲骨的芳香

防疫印象

防疫倡议书上的文字
宛若米粒 临空绽放
散发出金黄的光芒

迎着寒风
天使灿若白霜
布满街头巷巷

静默 不是禁锢
亦不是失去语言
是一把 待启的钥匙
通往幸福家园

排队 等候 采样
在口罩与口罩之间 保持二米
这个距离 不是隔膜
是关爱之心 的融汇处
更是冬天迈向春天
必经的距离

白衣闪闪

——致敬最可爱的人

●曹洪胜

金秋十月
疫情笼罩着大地
塞北告急
危难关头危急时刻
白衣天使临危受命
时刻践行医务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塞北大地
处处点点白衣
伟岸的身影光芒万丈
照亮了整片天地
防护服就是他们的战袍
救护车就是他们的战车
他们与时间赛跑
他们与疫病博弈



吉顺书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